

汉学家见证中国“文学村庄”之变

本报记者 张鹏禹文/图

来到清溪村时，池塘中荷叶田田，花朵开得正盛；花鼓戏唱腔清丽，余音不绝如缕；作家书屋敞着门，迎接四方读者；三三两两的孩子走进中国当代作家签名版图书珍藏馆，用阅读给夏日的燠热带来一丝清凉……这座古老的村庄因作家周立波而闻名，又因文学走出了一条文旅融合发展之路。

7月24日至25日，由中国作协主办的“在世界文学地图上发现清溪——汉学家、文学翻译家走进清溪村”活动在此举行。来自11个国家的12位汉学家、文学翻译家与9位湖南作家齐聚这座“文学村庄”，开启跨越文化与时空的文学对话。

周立波故里来新客

“这个离城二十来里的丘陵乡，四围净是连绵不断的、黑洞洞的树山和竹山，中间是一片大塅，一坦平阳，田里的泥土发黑，十分肥沃……林里和山边，到处散发着落花、青草、朽叶和泥土的混合的、潮湿的气味。”这是周立波笔下的清溪村。1954年末，为深入了解全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实际情况，在北京工作的周立波决定回到湖南益阳老家体验生活，并在1957年底创作完成了这部载入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杰作。

《山乡巨变》不仅在中国颇有影响，还被翻译成多个语种在世界传播。保加利亚汉学家思黛说：“来清溪村前，我就看过《山乡巨变》。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这本书在保加利亚就有译本。”他认为，写小说要关注人物的个性。周立波深谙此道，他爱笔下的人物，写出的故事才能精彩、有趣。此外，周立波的代表作《暴风骤雨》在保加利亚也有译本，思黛的学生近年还翻译了周立波的《山那面人家》。

如今，在清溪村，周立波故居被完好保存。这座已有200多年历史的院子，是作家出生、成长、创作《山乡巨变》的地方。“立波是作家的笔名，源于英文‘liberty’，体现了他对自由的追求和渴望。”1942年，周立波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亲耳聆听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确立了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创作观。”踏入老宅，汉学家、翻译家们认真聆听讲解，仔细观看一张张老照片和泛黄的手稿，了解周立波的生平和文学追求。

来自突尼斯的哈立德对周立波并不陌生。“我本科时就聆听过老师讲述周立波先生的故事，如今在突尼斯教授中国现代文学，我总向学生强调，这位扎根解放区的作家，和丁玲、赵树理等一样，是具有典型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的作家。”在他看来，周立波的价值在于让我们明白，“文学不是高高在上的，而是扎根在泥土里，和村庄一起生长。”



汉学家、翻译家参观周立波故居。



中国当代作家签名版图书珍藏馆阅览区。

文学与村庄的关系在清溪村得到完美诠释，这方水土孕育了一位著名作家，又通过作家的笔而驰名中外。如今，依托文学资源，清溪村建成了全国最大的作家书屋群落和全国首家中国当代作家签名版图书珍藏馆，正迎接四方宾客感受新的山乡巨变。2024年，清溪村共接待游客135.36万人，旅游收入1700.1万元。

作家书屋装点“文学村庄”

王蒙清溪书屋、梁晓声清溪书屋、迟子建清溪书屋、阿来清溪书屋、王跃文清溪书屋、刘慈欣清溪书屋……22家书屋点缀在这座飘着花香草香的村子里。记者在迟子建清溪书屋看到，《世界上所有的夜晚》《额尔古纳河右岸》等作家代表作，品类齐全，应有尽有。在装饰上，迟子建清溪书屋突出北国雪乡特色，在进门处用雪花和驯鹿等元素还原了作家故乡北极村的风光。据了解，清溪书屋由普通民居改造而来，由当地村民管理，助农增收。

在阿来清溪书屋，书架上的作品勾起了两位汉学家的回忆。他们

是来自土耳其的汉学家吉来和来自哥伦比亚的汉学家罗一人，分别翻译过阿来的《尘埃落定》和《蘑菇圈》。二人留下寄语，感谢中国作家写出的优秀作品，让他们有机会将翻译至海外。

在清溪村，有一个地标式建筑，它的主建筑外观酷似一排倒扣的书本，这就是中国当代作家签名版图书珍藏馆。闲暇时，清溪村的村民和孩子们会到这里看看书，读读那些发生在远方的故事。2023年2月，由中国作协发起倡议，征集中国当代作家签名版图书，截至目前已有7.9万余册入选。

7月25日，这里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远道而来的汉学家们跨越山海，将自己精心翻译的作品和本国中国文学译本捐给清溪村。白鑫捐赠了《鲁迅小说选》、刘震云《一日三秋》等20部作品的阿拉伯语版；劳诺捐赠了麦家《暗算》、格非《隐身衣》等4部作品的芬兰语版；施露捐赠了鲁敏《荷尔蒙夜谈》、张悦然《茧》的荷兰语版；白兰捐赠了老舍《茶馆》等3部作品的西班牙语版……60余册图书将放置在“全球汉学家文学译作清溪书架”上，被永久珍藏。



土耳其汉学家吉来在阿来清溪书屋留言。



保加利亚汉学家思黛留言：
“清溪村很棒！”

这些赠书中，有一本是1953年在布达佩斯出版的匈牙利语版《暴风骤雨》。“它不属于我个人的翻译成果，却是我最想带到清溪村的一本书。”匈牙利汉学家宗博莉·克拉拉说，这本书曾在20世纪50年代让匈牙利读者看到了中国农村的巨变，70多年后，它“回到”作者周立波的故乡，“仿佛走完了从清溪出发、在异国辗转、又回到它精神原乡的旅程”。

让中国文学走得更远

铁路桥墩上的《山乡巨变》大幅连环画，周立波故居里的经典作品听书角，遍布村庄的文学金句微标语，摆放着图书和纸笔的清吧、咖啡馆，还有中国当代作家文学成就展上，由图书封面拼成的“文学”大字墙，清溪村无处不在的文学元素给汉学家们留下深刻印象。

“这里让我想起《诗经》里的中国，陶渊明笔下的中国。我想和陶渊明在这里一起喝喝茶、聊聊天，他应该会很开心。”西班牙汉学家高伯译精通中国古典文学，翻译过《诗经》《庄子》《山海经》等典籍，这次清溪之行让他感慨万千。

当现实照进文学，汉学家们对中国又多了一分了解。“在地性与世界性——从清溪文学村庄谈起”座谈会上，大家敞开心扉。塞尔维亚汉学家安娜动情地说：“30年前，我因为中国乡土文学，爱上了中国的小说。读这些书时，我感觉身处一个美丽的世界。”如今亲眼看到清溪村的荷花，看到农民的劳作场景，引发了她对文学翻译的思考。“人名、地名，地理、历史背景不一样，塞尔维亚读者如何理解莫言、余华、苏童的作品？这需要我们翻译家精准把握和传达作品中人的感情和经验。”安娜说，“文学翻译不仅是技术。”

与安娜相比，伊朗汉学家艾森的翻译之路颇为不同。他学生时代在山东求学，研习中医，一开始翻译《黄帝内经·素问》《中医脉诊》等医学著作以及《大学》《中庸》《孟子》等儒家经典。“我后来发现，要让伊朗读者了解中国，最好的方式就是翻译中国当代文学。”艾森说。他翻译了莫言的《初恋》、路内的《慈悲》等作品，受到伊朗读者喜爱。

和自己作品的译者思黛在“家门口”见面，令湖南作家盛可以非常高兴。“我的作品被翻译为20个语种在海外出版，其中有思黛的杰出贡献，他把我的作品翻译到保加利亚。”盛可以表示，前不久，她的长篇小说处女作《北妹》输出了西班牙语版权，它写乡村女孩走出去后，在大城市深圳的遭遇。

另一位湖南作家郑小驴最近也有喜事，他的《去洞庭》西班牙语译本前几天刚刚在秘鲁利马国际书展亮相。“是汉学家和翻译家们，在语言的巴别塔之间，为我们搭建了沟通的桥梁。”郑小驴说。迄今为止，他的作品被翻译为西班牙语、日语、捷克语等语种。“今天的中国新生代作家，心态发生了很大改变，写作也经历了巨变。希望汉学家们从艺术审美的角度重新认识当代作家的写作，让我们被更广阔的世界看见。”

即将奔赴下一站，白鑫的一段话道出了汉学家们的共同心声，“我们留给清溪村的译作不仅是作品，更是我们人生的一部分——人生中重要的一部分。”

在当代中国文学的版图中，“西海固文学现象”引人注目。这片曾因“苦瘠甲天下”而闻名的宁夏南部山区，在新时代焕发出惊人的文学生命力——不足50万人口的西吉县，竟有1600余人从事文学创作，其中三四百名为农民作家，诞生了中国首个“文学之乡”。

西海固的文学传统与当地地理历史血脉相连。这片土地曾是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多元文化交融孕育了“唱花儿、讲古今、吼秦腔”等丰富的民间文艺形式，而严酷的自然环境，则锻造了西海固人独特的精神气质。因此，苦难与坚韧成为“西海固文学”的核心母题。

如今，西海固经历了山乡巨变。随着“三西”扶贫工程启动、闽宁协作深化，特别是打赢了脱贫攻坚战，西海固从“赤地千里”变为“西部福地”。在政府大力推动下，市县区建立文学刊物联动机制，市级《六盘山》与县级《葫芦河》《原州》等形成“1+5”纸质出版矩阵；固原市出台《〈六盘山〉文学奖评奖办法》等政策，投入丰厚资金奖励优秀作品；建立“六盘文化名家工作室”13个，培养出多位具有全国影响的作家。西海固文学呈现出多元主体蓬勃发展的新面貌：既有“农民作家群”代表单小花在劳作间隙坚持写作，以文学“改心慌”；也有“励志作家群”代表马骏（柳客行）克服瘫痪病痛，凭《青白石阶》荣获“骏马奖”；更有校园文学社团，如月窗文学社培养的“文学新苗”，使创作的代际传承充满活力。

面对“西海固文学”这一颇具研究价值的现象，评论界在强调其群众性与励志性的同时，应站在客观立场，发挥好引导创作、推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作用，助力“西海固文学”攀登高峰。

首先要鼓励作家拓宽选材视野。当前“西海固文学”正面临创作转型的关键期。随着贫困成为历史，一些作家已意识到，“西海固文学”的表达需要进入下一个阶段，作家不仅要描写过去、留住记忆，还要更新自我、表达当下。出于对苦难叙事的路径依赖等原因，“干旱—贫穷—抗争”的线性结构成为一些作家的写作定式，部分作家陷入“新主题迷茫”。青年作家马瑞坦言：“写苦难容易获得认可，写其他题材常被质疑‘不够西海固’。”因此，应鼓励作家勇于创新，关注当下西海固的巨变与乡村全面振兴前景，实现作品题材和美学风格的多元拓展。

其次要营造专业性与包容性兼容的批评生态。在西海固从事文学创作的绝大多数是非专业作家。广泛的群众参与是文学繁荣的体现，却也容易导致批评尺度陷入两难：若以专业标准审视，许多作品在艺术性上稍显粗糙；但若因作者身份降低要求，又可能陷入“关怀性评价”的误区。面对不同群体时，批评家要选择适用的批评方式。

比如，对于专业作家，应从学术批评的角度对其思想深度、形式创新、美学贡献等方面进行评论；对于基层创作者，可从情感真实、生活洞察、语言特色等方面入手，进行创作辅导式的评论；对于校园写作群体，则更加关注其想象力、创新意识、成长潜力等，进行鼓励性指

牛学智

构建“创作—批评—互动的《西海固文学》生态

导。尤其对农民作家群体，多采用“肯定价值—指出路径”的批评模式，既尊重他们的创作初心，又指点提升的方向。

再次可以搭建形式多样的对话平台。比如建立“创作—批评工作坊”，在木兰书院等民间文学阵地设立常驻批评家岗位，定期举办改稿会。今年5月“新时代西海固文学现象”调研活动中，学者与农民作家的对话证明这种互动极具启发性。还可建立“结对机制”，如专业评论家定点跟踪、指导作家创作，形成持续反馈循环。此外还可以发挥新媒体的作用，利用“西海固文学艺术界”等20余家新媒体组成的传播矩阵，开设文学争鸣专栏，发布对热点作品的多元解读，如围绕马骏《青白石阶》中的叙事伦理边界展开讨论，开展作家、读者、学者三方对话。当然，学院与民间的互动也十分重要，高校、科研机构等应主动搭建双向知识流动桥梁，强化理论在地化。

从盲人诗人赵玲在按摩店诵读诗篇，到马骏坐在电动轮椅上领取“骏马奖”；从油印《葫芦河》的简陋起步，到中国首个县级文学馆的建立，西海固文学的崛起是当代文坛一个值得珍视的文化现象。构建“创作—批评”互动的文学生态，激发其持续生长的内在活力，才能使“西海固文学”在新时代焕发持久生命力。

（作者系宁夏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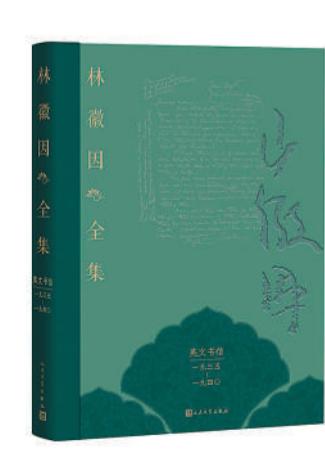
林徽因英文书信首次系统整理出版

本报电（徐妍迪）近日，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林徽因全集·英文书信卷（1935—1940）》，收录林徽因大批英文书信。该书由林徽因外孙女、梁再冰之女于葵编注，以中英文对照形式呈现，是林徽因英文书信首次系统整理出版，披露了诸多珍贵历史信息。

作为中国现代著名作家、建筑学家，林徽因在文学与建筑领域均有深远影响。此次出版的书信，主体为她致美国好友费慰梅、费正清的书信，亦包含致宾夕法尼亚大学美术系主任科伊尔的书信，附录还收录了梁思成致费慰梅、费正清的书信及科伊尔致林徽因等人的书信。

这批书信信息量大，从中可见中年林徽因的人际交往、家庭关系、思想观念与家国情怀，也从知识分子视角展现了中国山河破碎之际国家的政治、民生状况，是目前唯一有目的、成体系保存下来的林徽因手稿，对研究林徽因、梁思成生平及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具有重要意义。

《林徽因全集·英文书信卷（1935—1940）》采用英文原文和中译文对照的方式，便于阅读的同时，保留了林徽因原汁原味的英文表达。书中还收录了一批林徽因与



费慰梅、费正清等人的珍贵照片及书信手迹，读者可以通过这些形象的材料感受一代知识分子的风采。据了解，这批书信仅是林徽因与费慰梅、费正清13年通信的一部分，双方1941年至1948年间的书信将在后续卷册中呈现。

作为《林徽因全集》的重要组成部分，英文书信卷与诗歌、散文、小说卷、戏剧、翻译、日记、中文书信卷、建筑、美术等卷共同构成完整的林徽因著述全集。目前，除林徽因1941年至1948年的英文书信外，其他卷册已先后出版。



中国当代作家文学成就展上，由图书封面拼成的“文学”大字墙。